

禹縣縣誌

侯慕彝題

禹縣志卷十八

官師傳

朱志傳首仕禹別良吏宦績二目按史傳善惡並載郡縣志則有善無惡矣自非康海不敢冒武功志例也子貢方人難免師責孟堅人表猶乖平議末世月旦直澆風耳善斯可矣未數數然也今並去良吏宦績之名渾曰官師

韓相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疆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史記本傳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

治諸侯不來侵伐二十年中不害死史記韓世家

漢潁川太守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爲郡吏州從事舉茂才爲陽翟令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以宣帝定策功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鉞箠及得投書削其王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

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鈞距以得事情它人莫能及也郡中賊盜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彊壯蠶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後以論丞相魏相妻殺婢事不實論死漢書本傳

潁川太守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以父義諫燕王死擢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患其俗多朋

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
俗民多怨讐延壽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
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
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
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
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
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
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東郡太守遷左馮翊後以與御
史大夫蕭望之爭事爲望之所持宣帝惡延壽遂論死吏
民冤之延壽爲吏士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

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
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
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
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
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
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其後
黃霸代延壽居潁川因其蹟而大治

漢書本傳

潁川太守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雲
陵少學律令喜爲吏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
霍光秉政大臣爭權遂遵武帝法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

俗吏尙嚴酷以爲能霸獨以寬和名宣帝卽位以夏侯勝
薦擢爲揚州刺史三歲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
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
一丈別駕主簿車綈油屏泥於車軾前以彰有德時上垂
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
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
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
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植財種樹畜養去
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苦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
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伺察擇長年

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
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
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
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
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
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
婦皆懷妊數月長婦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同到乳舍弟
婦生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霸出坐殿前
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
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因乃放與而心甚自懷愴長婦

甚喜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乃伏其識事聰明如此
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
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長吏許丞病聾督郵白
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
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
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皆出於民
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
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
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
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

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
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
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
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
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道誼可謂
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
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
賜爵及帛後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
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甘

露三年薨謚曰定

漢書本
傳意林

潁川太守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大司馬車騎將軍
王音奏請爲從事中郎遷諫大夫隆奏封事言宜徵定陶
王使在國邸以鎮萬方綏和元年上竟立定陶王爲太子
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卽位以高第入爲京兆尹歷
執金吾後以不附王莽爲所免

漢書本傳

潁川太守嚴詡陵陽人以孝行爲官謂掾吏爲師友有過
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
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吏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
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
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爲美俗使者

漢書何
竝傳

潁川太守何竝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
竝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
長陵令道不拾遺哀帝時自隴西太守徙潁川代嚴詡是
時潁川鍾元爲尙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贓
千金竝爲太守過辭元元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
髡鉗竝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
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欵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
人婦女持吏長短聞竝且至皆亡去竝下車求猛勇曉文
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赦
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

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
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屍止維陽吏格殺
之亦得趙李宅郡持頭還竝皆懸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
清淨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
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
久死雖當得法樽勿受葬爲小梅直容下棺恢如父言王
莽擢恢爲關都尉建武中以竝孫爲郎史臣班固謂竝之
節亞尹翁歸云漢書本傳
潁川太守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從光武兵間爲偏將
軍建武二年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陽翟嚴終趙敦聚衆

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爲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
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
奴侯邑萬戶時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
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於市復
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
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
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
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
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尙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
赦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

饒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三年遣使者即拜爲汝南太守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乘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

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後從駕入關平隗囂將高峻十二年卒諡曰

威後漢書本傳

潁川太守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世祖初潁川盜賊羣起建武九年徵拜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

期具降駱驛不絕焉

後漢書本傳

穎川太守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顯名大學號為聖童避兵隴西隗囂遣使請延延不應光武時歷官守令

顯宗即位拜穎川太守其後事詳載史傳

後漢書本傳

穎川功曹韓稜字伯師穎川舞陽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秩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按

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

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官至司空薨

後漢書韓稜傳

按道光志作葛興傳今改正

穎川太守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

承六世祖襲為穎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

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建初六年彭復為穎川太守有鳳

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穎川輒

賞賜錢穀恩寵尤異章和二年卒

後漢書循吏傳

穎川太守趙興下邳人事肅宗初為司隸校尉不郵諱忌

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嘗

祿益用豐熾官至穎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

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

後漢書郭躬傳

穎川太守竇瓌扶風人大司空融之曾孫父勳死洛陽獄

中瓌以章帝后弟官中常侍晉侍中奉車駙馬都尉以帝
舅恩封夏陽侯光祿勳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

太守和帝時遷潁川後以兄憲獲罪免就國

後漢書
竇融傳

潁川太守周榮字平孫盧江舒人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
袁安府安數與議論甚器之安舉奏竇氏皆榮所具草及
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郾令擢爲尚書令出守潁川坐法
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遷共令後爲山陽太守所歷郡
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於家

後漢書
本傳

潁川太守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本出孤微居近學宮
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

郡爲決曹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尙
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
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
懼皆稱神明由蜀郡河內太守遷潁川終大中大夫卒於

官

後漢書
酷吏傳

潁川太守朱寵字仲威杜陵人表孝弟理冤獄孤老功曹
主簿皆選明經高行者百姓翕然治甚有聲安帝延光二
年於蒿山啟母廟石闕左爲大篆書銘二篇

舊志注
中州雜俎

潁川太守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父由爲太尉登少傳
歐陽尙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

趙相入爲尙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
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
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

後漢書
儒林傳

陽翟令田輝字叔都左馮翊人兄字威都叔都最爲知名
郡常欲爲察授之輝恥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
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
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其穿窬奪取衣衾窮
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
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
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威都果舉遷安定長

史據輜垂綫還厯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醴神坐頰仰因

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才不

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

應劭風
俗通

潁川太守王昱桓帝初蒞任時陽城杜密去官還家每謁
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
無所干及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
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
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
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
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後漢書
杜密傳

穎川太守楊彪字文先華陰人太尉震孫也熹平中以博

習舊聞徵拜議郎遷穎川太守

後漢書本傳

穎川太守陰修南陽人以旌賢擢俊為務舉五官掾張仲

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

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

魏志鍾繇傳注引謝承漢書

穎川郡功曹鍾皓字季明穎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

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

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

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

人不知何獨識我

後漢書本傳

穎川郡功曹陳寔字仲弓穎川許人也家貧為郡西門亭

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

文學椽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

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

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

至綸氏傳舍倫謂衆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

教還而於外自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

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故自引愆聞

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後漢書本傳

穎川郡功曹劉翊字子相穎川穎陰人家世豐產常能周

施而不有其惠常守志卧病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
爲功曹翊以拂司徒曷子曷居官有聲乃爲起馬拂謂翊
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帝乳母程夫人勢求占
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
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爲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
蓋爲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
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言遂不與之拂舉翊爲孝廉
不就其後舉上計掾入關拜議郎遷陳留太守遭兵亂出
關以濟友人困綏遂俱餓死拂字頴伯初爲司隸從事拜
宛令政有能名累遷至司空李催郭汜之亂拂仗劍衛宮

力戰而死子邵官侍中服終與馬騰韓遂等起兵共討催

汜爲父報讐軍敗死之翊所謂申甫者也

後漢書獨行傳參种拂傳

北齊陽翟郡守李膺之字曼谷樂道好文學天保初歷太
子洗馬行陽翟郡守爲政清靜吏人稱之遷尙書考功郎

中北史本傳

唐陽翟尉皇甫憬未詳何處人開元初監察御史宇文融
請檢察僞濫逃戶憬上疏諫之其畧曰太上務德以靜爲
本其次化之以安爲生但責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之餘
卽爲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遺括糧故奪農時臣恐逃逸
從此更深玄宗方委任融貶憬爲盈州尉

唐書食貨志

陽翟令皇甫曾字孝常潤州人天寶中與兄冉登進士第
歷侍御史坐貶舒州司馬陽翟令兄弟齊名人比之張景

陽孟陽云全唐詩話

陽翟令王譜珪之六世孫也官右補闕懿宗咸通元年四
月白敏中辭位上不許譜上疏以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
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卧疾今四月矣陛下
雖與他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
乎願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為陽翟
令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輿封還敕書上令宰相議之
宰相以為譜侵敏中意貶之通鑑

陽翟尉張薦字孝舉少精史傳大歷中浙西觀察使李涵

表薦其才可掌史任詔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累遷工部

侍郎唐書本傳

宋陽翟王簿陳靖字道卿莆田人父仁璧仕陳洪進為泉

州別駕洪進歸朝有豪猾負險為亂靖徒步謁轉運使楊

先異陳討平之策授陽翟王簿契丹侵邊王師數不利靖

求入奏機畧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

弱待利帥府許自辟士將帥得制境外太宗善之改將作

監丞為御史臺推勘官真宗即位徙河南轉運使累遷太

常少卿集賢院學士拜左諫議大夫以秘書監致仕卒不

生所建言於勸農事尤詳工筆札其蹟雜見鳳塾續法帖

宋史本傳宏簡
中錄書史會要

陽翟王簿趙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因祖和移
楚州之山陽故爲山陽人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部選許
州陽翟縣主簿累薦知江山縣終知康州儂智高反攻州
死之按王安石誌其墓稱其政在江山無及陽翟然賢者
流寓尙有傳不以功德也況官於此土乎畧述梗概
以勿沒其
鴻爪云耳

陽翟王簿畢仲衍字夷仲雲中人以廩入官縣人張昇方
鎮許請於朝欲興學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
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

命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
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役豪信之宏卽詣府宣言縣吏盡私
爲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令欲上疏辯仲衍曰亡
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卽逮捕驗治
五日得其姦言於昇流宏鄭州一縣相賀一統志

陽翟令孫賁字公素佚其里居與范純禮最友善黃庭堅
有詩曰往日孫陽翟才可任遺補擊強如摧枯食蘖不知
苦屬者缺諫垣時論或未許尙可假一邦使民作鄒魯

陽翟令李鼎聽訟明敏士民稱之有瞽姥訴婦不孝議者
一二三鼎卽善詞勉之各飲茶而去婦卽啜之姆捫於地而

婦不顧遂正其婦罪又尉司誣一童子盜鄰田草其子方十餘歲所盜草重鼎疑而釋之令童負草以歸竟莫能舉遂正捕者之罪

金陽翟令劉汝翼字舜卿淄川鄒平人貞祐間爲尙書省掾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陽翟令縣戶籍餘三萬豪猾所聚令丞少不自檢爲所把持汝翼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歛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欲相誣染汝翼發其奸並以其所賄者曉於衆至於宗室大家聲勢焰焰人莫敢抗一爲平民所訴必深治而痛繩之黠賊褚二養丐者爲子羅富民鬪毆有勸解者卽逡巡

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楮擊兒胸背腫青遂以葯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汝翼知其計械褚送獄褚咆哮不卽承汝翼召尉司宿賊與褚同繫以計覘之數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償丐兒命一縣稱爲神明考滿移洛陽合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郡堂請留不聽縣中爲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

元好問大中大夫劉公墓碑

知鈞州事耶律公失其名秦州金山人大定二十一年知州事興法補敝百廢具舉不踰年民足盜息保德軍取新鄭民王永和輩補戎伍公請於府免之值歲大旱禱雨屢應郡民稱爲刺史雨

乾隆志

元知鈞州事李治字仁卿真定樂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辟知鈞州事歲壬辰城潰治微服北渡流落忻葶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治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合答及蒲瓦何如對曰二人將畧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餘辭繁不備載治晚家元氏學徒益衆世祖卽位復聘之以老病辭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名就職朞月卽去精天算著測圓海鏡益古衍段等書皆深奧按治不死鈞州之難然其人固賢者也王夫之論國君死社稷之義爲封建之諸侯言非所以

責郡縣天下之天子亦不可以責郡縣天下之守令也何則兵不屬則力不足卽罪不至死也罪之必死適驅之降敵也治對世祖咎合答蒲瓦非以自解理勢固然觀其出處雖未能死金亦不甘仕元也舊志無治傳今粗述概畧補之附於善善從長云爾

陽翟縣尹邢德裕字裕卿安陽人至元四年銓選格行授將仕郎博州路錄事遷潞州判官再遷從仕郎陽翟縣尹又遷承事郎藁城縣尹其在博野調征南軍不使富民委役於貧潞州有疑獄立剖之而讞陽翟獄尤著民王氏有婢竊其簪珥酒壺以逃盜不可得註誤相連坐乃秘詢其素所往來或曰王氏姪誘婢他之度不可俱行因殺之以利財後卒獲其姪一訊輒服縣人大驚爭持酒穀以賀在

藁城會真定無極縣隊長匿戌卒鏹二萬五千緡給言室
中夜遇盜告於官二年不能獲捕盜官多受罪挾疑似坐
獄者三十餘人府以白樞密院咸曰是以屬能決陽翟疑
獄者檄德裕以問入其室左右視驗實無盜蹟呼其孥二
人別居之所對有疑辭遂直入其室發牀下軍鏹咸在卽
日獄具以二十九年六月卒

元袁桷刑
氏先塋碑

判鈞州事徐允恭字克讓亳之城父人由行人陞判州事
送秋稅謁上府陳民輸運勞苦竟聽折鈔飛蝗集新鄭界
率吏兵往祭蝗一夕去夏亢旱次年春又旱皆捐俸市牲
率民祈禱獲甘露之應太府命覈實管城逃民悉獲其實

考滿去民思不忘

乾隆志

明鈞州同知呂鐸登州招遠人洪武二十八年由監生任

有能聲以求賢薦陞陝西綏德州知州

乾隆志

鈞州判官白瑜字楚瑛江南武進人永樂間由進士任廉
勤有幹畧與民興利除害凡力役財賦無不會計公平然
後行之被薦將去者民張汝霖等詣闕乞復留職後入名

宦祠

乾隆志

鈞州知州徐明善湖廣邵陽人由儒士辟薦本州訓導秩
滿以少保楊溥薦正統八年知鈞州爲政尙寬郡先多蝗
告神蝗輒滅後蝗不入其境教民樹畜刊詩文勸民使知

南 縣 志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郡當養馬以山監無草場具奏
得免旱澇祈禱有應凡疑獄必求其情而生之學宮門舊
在東廡後遷於學之坤維南向焉城池廨宇驛郵橋梁壇
埤悉新之遇祭恭自省理務盡豐潔善吟咏勤勸課後人
占籍於禹子中孚孫永官至山東右參議乾隆志
鈞州學正汪正字端甫湖廣麻城人宏治三年由舉人任
嚴定教規晝令諸生升堂習禮夜宿號房講誦不輟時尙
書馬文升丁艱宅臨學宮每五夜聞升堂鼓必加歎賞以
禮記授多士一時中鄉會試者六七人丁憂去文升在吏
部留闕復補行取御史陞河南僉事陝西參議乾隆志

鈞州知州董傑江南涇人宏治七年由進士任居官多惠

政學宮卑隘修廓增飭規制稱壯麗云

乾隆志

鈞州訓導萬廷彩江西武甯人宏治中由舉人任每教人
必曰立心勿苟且然後可以言造詣士有束修餽送分毫
不取其清節自勵如此乾隆志

鈞州訓導陳餘馨字德芳福建莆田人正德初由舉人任
待士恩義兼盡時州學乏治尙書者餘馨至始出授講義
一帙剖晰不分晝夜士多成就進取科目後之庠序治尙

書者多皆餘馨所遺也

乾隆志

鈞州知州李邦彥直隸薊州人正德三年由例貢陞任先

皆土城邦彥至始奉文包砌經理凡二年勤勞備至工甫畢流賊趙風子率衆攻圍邦彥乘城出謀令男子守城婦人供飲食官士武弁及丁壯皆備策應晝放礮石擊賊夜遣壯士入賊營焚其輜重賊縱火燒西門邦彥發令灌水滅火補葺城門一夜而完賊見大懼凡格鬪八日而賊遁斬首八十餘級總治撫按紀功奏聞進二階擢河東運同民爲立去思碑

乾隆志

鈞州學正方正梁字兆之福建莆田人正德十四年出舉人任清約恬淡文詞皆自涵養中出其教人必本於正己議論必宗乎性理士賴陶鎔得聖賢立教之遺意

乾隆志

鈞州知州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江西泰和人正德中登鄉薦受業王守仁之門嘉靖初謁選得寶慶府通判歷鈞州知州抵任講道學闢佛老僧尼悉令還俗其政先寬後嚴文地均糧俱有成法廢毀淫祠建禹湯廟先賢祠八蜡祠及書院社學之屬立社倉歷任七年教化大行兒童走卒咸以父母戴之陞潮州府同知歷工部員外郎民思之奉入遺愛祠後以諫世宗建雷殿於太液池廷杖下獄幾死與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同繫數載至二十四年帝感此仙言釋之既而復逮繫二十六年高元殿災帝露禱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魁未幾卒隆慶初

贈卹如制明史本傳

鈞州同知李冕字宗周山東章邱人由進士嘉靖十二年以都察院經歷左遷在州四年經濟有方佐泰和劉魁為政掌課儒林書院士子多賴其成就陞任後傳其學掇科者甚眾乾隆志

鈞州知州潘恩字子仁江南上海人登嘉靖二年進士授祁州知州調繁鈞州鈞徽王藩府也宗戚豪悍恩約束之州人為建祠配公孫僑黃霸居官崇尚儉素政令清肅興學校杜請託省浮費禹人謠曰莫相仇避潘侯轉南京刑部員外郎士民奉入遺愛祠祀之嘉靖時巡撫河南徽王

載瑜貪虐與按臣共劾之王遂奪封伊王典英驕橫恩一切裁之河南素苦藩府自恩連制兩悍王民甚賴焉據明史周

延傳附載補

鈞州判官田大有字濠甫山東東平人進士嘉靖十九年以御史謫任痛刷吏弊存心愛民每校士閱文不拘時格至所成就竟如其見有知人之明焉乾隆志

鈞州知州趙銳字子恆江南桐城人嘉靖十九年與兄都御史鈺同舉於鄉養親不仕親歿為建寧令擢知鈞州巡撫章煥御下嚴不假辭色銳始見歷階言曰明公以廉恥待下吏下吏敢不以廉恥自待煥改容禮之嘗使按事他

邑審實放囚自去煥怒以爲縱舍有罪盛氣待之銳前對曰以法繩下則人皆可誅若法窮繩絕於民何裨不若寬其末而嚴其本也煥默不語徐曰子有道之士延之卧閣與暢論良知至善之說因相結契尋乞休歸節桐城耆舊傳

鈞州知州陳吉字子元山西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由進

士任初下車清理田賦革詭寄抑豪右附勢者多憚之時

徽府肆橫吉執抗不屈爲所誣奏流海南衛坐連撫按俱

廷杖海內以爲冤

乾隆志

鈞州判官邱隅江南潁上人嘉靖中由監生

舊志秩官志作歲貢蓋明

時歲貢亦入任外樸內明事體練達有告訐隱私者被逮

三命他官訊不獲直隅審之得情焉

乾隆志

鈞州同知方瑜字元臣江南歙人由進士嘉靖三十年以

主事謫任清謹審密耀然若不勝衣而剛方能斷吏民知

其嚴毅事不敢欺

乾隆志

鈞州訓導趙孟字晉臣山東掖人嘉靖三十年由歲貢任

蒞教必正色率禮日約多士習舉業研精義則以何王金

許爲主撰時文則以唐許薛瞿爲宗兩應河南鄉試二子

煥燿俱早登甲科爲名卿壽百歲始卒稱人瑞云

乾隆志

鈞州知州吳一介字元石江南桐城人嘉靖四十一年由

進士任蒞官毫無所取蔬食布衣以樸儉教百姓革冗費

禹 縣 志
省里甲前此民逋賦至是公私俱足朔望至明倫堂講解
書旨士子問難應答如響在官二年民愛之如父母陞工
部員外郎

乾隆志

鈞州同知邊維垣字師甫四川彭人由進士嘉靖四十一年以戶部郎中謫任溫雅明粹尤長於詩待士有禮佐政之暇惟讀書長吟與前輩謫宦者媲美焉

乾隆志

鈞州知州施堯臣字欽甫江南青陽人嘉靖四十四年由進士以吏部郎中謫任於鈞在官二年苞苴不行清田糧革詭寄其子千里來省越宿卽遣歸陞江西按察司檢事

乾隆志

鈞州知州唐汝迪字吉甫江南宣城人由進士隆慶二年以吏部郎中謫任端慈明信蒞民不專威嚴有誣妻殺夫者汝迪廉得其實爲平反百姓歌之

乾隆志

禹州知州張之屏字憲夫山西沁水人萬曆二年由進士任甫至卽驅積役四十餘人公庭振肅比歲餘流民歸業者二百餘家身先範物士類則之以卓異陞禮部員外郎民爲立碑

乾隆志

禹州判官楊允中字祖堯順天遵化人翰林院庶吉士萬曆三年由御史左遷蒞官嚴明公餘與諸生講業課文多所開發州舊無成志前守謹遺創草渙散不一允中芟其

繁蕪閱三月規制大定

乾隆志

分巡大梁道張應福字子承直隸魏人萬曆四年由進士以僉事任振肅有方提封乂安重修新鄭子產廟歸德六王廟朱仙鎮岳武穆廟禹州馬端肅公祠李空同墓以州志闕檄州守趙三聘集學彥著爲十卷自是禹始有志焉

乾隆志

禹州知州趙三聘山西河津人萬曆七年由進士任天資明敏遇事卽解人稱神君爲政不尙近功然應急每善出奇郊行見魏生十月無襦心憐之適有富翁鮮衣怒馬不避騶道賞其罪使爲製衣翁生皆悅督學六月臨禹科試

繩士嚴刻士中暑掖出甚衆三聘陰庇之多所保全邑文士張鼎文好關公事憚其嚴明不敢入竿牘鄰邑初行條編法禹人援請於上三聘持不可乃求顯者囑之三聘曰此後糧外之糧差外之差害倍於昔矣已而果然乃服其先見禹志僅草創禮延邑人副使徐衍祚舉人李嘉祿等纂集半載始有成書歷五年陞戶部員外郎仕終憲副子體衡成進士官春坊諭德

乾隆志

禹州判官李開春遼東人選貢生萬曆二十年以孟縣知縣左遷廉介有爲裁抑宗藩扶持良弱人不敢以佐倖目之時值歲荒流亡載道州堂止一官獨掌州務晝則煮粥

濟饑兼理政事夜則巡城查街僻巷無不周到盜不敢發
勞績稱最以直憲不合於時量移甯夏衛幕人皆稱屈乾隆
志

禹州知州史邦載江南江陰人萬曆二十二年由進士以
工部郎中謫任抑豪右毀淫祠卽穎亭舊址創立書院政
聲懋著以疾暴卒乾隆
志

禹州同知閔世南浙江烏程人監生萬曆二十七年陞任
以名家子博學有識居官無玷上吏嘉之委署本州及長
葛縣事兩地俱有惠政陞汝甯府通判乾隆
志

分巡大梁道朱思明字葆素雲南籍丹徒人萬曆二十九

年由進士以副使任政事之暇集諸生課藝面爲品題陞
河道參政禹民爲河夫者特加優卹罹疫全活甚衆民思
之爲立祠焉乾隆
志

禹州知州馬協字寅所陝西同州人萬曆二十九年由舉
人陞任先是山荒爲累民遁賦申請除豁若干石賦乃報
完徵收一無所染罰緩盡充公費學宮壇墀衙宇城隍禹
湯王廟皆重新之公署各置器皿充斥其中皆用民爲之
無一怨者簡儒士作養如顧堯臣謝懋賞等皆中式飲食
衣冠未嘗華侈公用則悉從厚豐儉稱得中焉考二年滿
陞鳳陽同知民爲立碑乾隆
志

禹州知州王堯民字太樸陝西漢羌衛官籍灤州人萬曆三十七年由進士任時尙寬厚玩愒成風宗室交橫民不聊生堯民性廉直察吏之作姦者立真重法民之逋賦半係收者乾沒嚴以比之侵欺不得行鋤強扶弱小民始有生氣以彊項忤當道意爲里豪所誣論劾鄉民李登仕等詣闕訟寃吏部尙書孫丕揚爲之歎息覆疏有衆服剛明之語仕終湖廣副使

乾隆志

禹州知州陳騰鳳字鳴周福建莆田人萬曆三十九年由進士任和粹冲夷待士以禮騰鳳以尙書中式進士禹士治尙書者咸請業焉爲刊燕中講錄適適近草士傳其書

中式者顧堯臣劉調羹皆出本房後督學中州待禹士

加焉

乾隆志

分巡大梁道呂兆熊直隸柏鄉人萬曆四十一年由進士以僉事任時宗室橫肆侵害士民兆熊取其撥置者痛繩之禹乃得安居二年福王之國河南官校藐法橫於洛中移往彈壓洛賴以寧仕終戶部尙書

乾隆志

禹州知州袁昭文湖廣蒲圻人萬曆四十一年由舉人陞任簡默廉謹堅執法請託不行謂之鐵耳宗室載堦與郡中豪歃血結盟生某附之前守王堯民旣被篡誣里人畏之如虎因奪劉生產不遂縛辱通衢諸生捲堂興訟詞

某生生求要人囑當道縱生逃又將釋載塲惡僕昭文招惡僕戍配生狀斥革人咸快之修城修學不勞民而事集以忤當塗旨論調去之日惟圖書衣服兩擔而已

乾隆志

禹州同知王業純山西長治人萬曆四十一年由選貢任兩署州事民皆安之居三載陞山東濟南府通判

乾隆志

禹州知州馬鳴轂四川內江人萬曆四十四年由舉人任居官半載始置一布袍罰穀有告免者曰守非愛錢積穀歲有定額耳猶量減之其子以乙榜授興濟教諭使人求路費予銀五兩或病其少曰我無餘財也任滿陞彰德府

同知

乾隆志

分巡大梁道金煉山東德州人由進士以天啟元年官按察使任二年晉右布政兼副使仍管道事沉默寡言執法不移諸豪交通兩河持吏長短爲里民害煉廉得其狀密聞巡按盡捕驗治士民快之稱爲擣巢

乾隆志

禹州學正劉允繩浙江秀水人天啟元年由舉人任下車試士取董學益爲首命諸生各立社凡二十餘處閱文詳加品評士皆向學董以是科發解陳篤睦魁本房李從繩晚達中式邢長文亦備中皆會中士人稱異焉

分巡大梁道葉大受浙江餘姚人由進士以崇禎三年官副使任疾惡如讐言不妄發凡衙蠹土豪廉實卽捕逮之

真獄謫戍站配悉當其罪人擬之趙廣漢何並云

乾隆志

禹州知州蕭學禮字參序江西廬陵人以舉人知州事崇禎四年秋蒞禹禹自四年訖五年咸春夏大旱秋淫雨冬大雪積成荒災疫病流行學禮加意賑撫兼備醫藥所全活甚衆因雨潦泛溢洪水嚙城雉堞棊棊皆就傾圮學禮周眎四垣度丈尺儲畚鍤治版杵捐俸出貲鼓民營繕築土砌甃城乃完固有安四季者混名疼頭大王聚亡命百餘人結礦盜爲窟穴盤居呂梁山劫富污良更戕奪商宦拒殺官兵莫奈若何環山數十里人心惶惶恐稍縱且與流寇合太梁分巡道姜一泓患之諮於學禮學禮曰此可

以智取不可以力制也乃授方畧於健兒假以罪人贖錢願爲兄弟餌之設伏兵出不意禽之又偵捕賊豪數人斃之遂散其黨當是時遼事益壞流寇蜂起徵兵轉餉郡邑騷然催科孔亟學禮則兼顧上下賦事如額善折獄一二語兩造俱伏先是刁訛成風憊老病投死怨家以圖傾害學禮廉得其情輒斥去少有干涉第罰穀儲賑不令抵金例有積穀故也多亦不溢一二石至無可輕疑者亦不斲法失出又保甲法敝徒致紛紜學禮限甲十人誠無匿匪守望相助無苛責葉裕盜起攻城邑震驚鄰疆姜巡道以百夫長率兵往天霽雨學禮爲通餉不絕餉士卒飽食賈

勇殺賊比有功故事上解白砒碱土積欠累年學禮悉數併貢合計足力皆設方竣事一不擾民此外杜弊竇抑強宗郵郵傳給兵糗平市價慎城鎗躬巡徼申祖訓講鄉約恩威並著有古循吏風崇禎六年巡道王敬錫一見重之前後凡七膺薦牘以引見去禹民爲樹德政碑

分巡大梁道王源昌字紹貽湖廣黃岡人由進士以崇禎十三年官參議兼僉事任時宗室怙寵驕恣夜劫盜人源昌蒞任嚴治之民得安寢是歲自春抵夏不雨人相食大盜蜂起源昌日坐城頭設法防禦煮粥招撫請兵捕剿一郡賴以保全以終養去民慟哭焚香送之

乾隆志

分巡大梁道李乘雲字騰洲直隸高陽人以舉人授浮山縣知縣流寇攻城乘雲發一矢斃其魁衆遂遁累遷山西僉事崇禎十四年以才調河南大梁道駐禹州冬十二月李自成寇禹乘雲赴官甫二十四日按籍軍伍半虛守禦無具知州某請降乘雲叱曰此吾死所也乃以大義激州之士民爲死守計已獨當城南半壁發矢礮殺賊甚衆城破猶巷戰手刃數十人力屈被執初賊自鄢陵陳留來守令皆望風降獨禹人死戰最後下賊入令屠城乘雲呼曰城守吾責也吾令守城無敢不守猶汝令攻城無敢不攻何與於民吾以一身當之耳賊意沮乃收前令而欲降

雲乘雲奮罵不屈遂縛諸樹聚射之死猶寸磔焉事聞贈
光祿卿乘雲至禹時徽王支屬之在禹者凡十七家公議
集土人訓練而宗藩輸其餉知州某持之宗藩亦無應者
及城陷十七家皆及於難知州某泥首乞憐於賊乘雲忽
奮起以足蹴其面曰汝負國勦民尙思向狗彘求活耶賊
焚掠三日始去民收骸骨葬之既而其甥冀某扶櫬歸葬
高陽民設祖帳致祭哭送十餘里不絕其後四十餘年州
人請於上吏建祠歲時致祀私謚忠烈以張千總周吏目
及當時守城同死者州人候選州同知余全生遙授訓導
趙日躋太學生侯九韶庠生周鳴岐李儀化田種玉陳懋

能七人同祀乘雲磔於城外西南隅大路旁槐樹下後人

過之猶歔歔流涕云

參用乾隆志明史忠義傳方望溪文集道光志按明史忠義傳及舊志

僅載李公死節大畧惟方望溪文集中有公死事狀一篇其事則徵諸孫夏峯之孫用頑官禹州學正者訪於州人信而可據故其文甚詳密今採之以作此傳槐樹舊在南關外之大路西先是從難七姓之裔值公諱日必祭公及其先人於樹下迨後樹彫落始祭於忠義祠中趙日躋之裔金簡今已八十餘自言其童時猶與祭及見此樹是樹之朽幾七十年矣燁敬當補植槐而立碑其下并勒望溪文於陰以表忠良死義之所又按張千總周吏目傳者失其名檢舊志秩官志明季有千戶張漢鼎吏目周天佑疑卽其人特未敢以臆斷故仍闕之

署禹州知州蕭時望遼東人由歲貢明末以原武訓導署事尋實授土寇武剛攻陷禹城時望赴河北請師驅之禹民乏食力請撫按得偽官積米在密者數十餘石賑濟之

仍捐貲分貸諸生時剛殺士民將盡非時望請驅逐禹人
幾無噍類

乾隆志

清禹州知州馬洋朱字天衢直隸永寧人由舉人陞任知
州時禹城已爲武剛所屠無一人跡汗朱單騎之任卽故
郡王邸居之自操井臼以供飲食招集舊役僅得七人身
率斬鬪草萊掩道路白骨明大梁道李乘靈柩爲剛黨所
毀以禮殯之營頭程四盈李奇生張周仍據寨殺人申請
於上縛送梟示盡斃餘黨邵鳳祥朱九隆等於杖下宋希
隆獻媚僞官殺舊州判立寅之死境內肅然

乾隆志

禹州知州蔡永華字介磁山東蓬萊人順治四年由恩貢

任下車卽奉增地之檄永華履畝丈量僅取足額不事苛
求民皆便之凡加差徭苦心調停務期節省考滿陞福州
府同知聞報猶延邑人士纂輯州志成帙文獻賴以不絕

乾隆志

分巡大梁道張自昌字存儒浙江山陰人順治四年任時
丁大亂餘一意安輯民始帖定修學宮禮士紳贍窮獨止
驛騷省輓輸善政甚夥自昌始至城內蒿蓬滿目比浹歲
農聚商集民有起色司府檄取墾地實數州胥浮報過多
感諸生言詣撫請之得檄闕實民建生祠奉之俸滿遷昌
平參政離禹日父老遮道送者數百人

乾隆志

禹州知州朱裴字功卜山西聞喜人順治七年由進士任
州事任滿擢刑部員外郎尋改御史終戶部侍郎

乾隆志

分巡大梁道佟國鼎字君持遼陽人恩貢生先巡撫福建
峭直忤當道順治八年左遷國鼎豪爽英邁疾惡綏良嚴
繩衙役優禮儒士與人藹如也土寇張揚雖就禽而未決
國鼎鞫審擬大辟尋磔尸於市民賴以寧每兵馬經過必
諭引導由荒僻不使近郊後引疾告歸

乾隆志

分巡大梁道沈荃字貞蕤一字位菴又字釋堂江南華亭
人順治九年進士第三十八年十二年由編修任時劇賊董天
祿等聚眾千餘剽掠許穎間荃督兵殲其魁餘悉解散禹

州盜以竹園為窟穴荃按誅之學宮圯捐俸鼎新并修復
前代帝王聖賢廟墓頻年河夫柳束及軍需供億過繁民
困甚荃為申請禹鄭十二州縣得減三之一民困稍蘇暇
則延士子課藝誦文手評面誨或與諸文士宴集名流如
寶應陶澂季深華亭計南陽子山皆在幕府為文字之交
蒞禹凡七年康熙元年丁憂歸洎襄諸邑士民遮道哭送
時汪介亦在幕有詩云辛勤逾七載歌誦永千年憲使悲
何怙黎民失所天後士民為建碑立祠荃善書能文主修
河南通志時以為則文字之留禹者人珍為墨寶官京師
時屢賦懷禹詩貽書州中終詹事府詹事謚文恪

善志先正事

中州雜俎 按舊志以荃去官為裁缺茲引汪价詩證
為丁憂去舊志道缺裁在康熙元年或荃去缺即裁也

禹州知州孟希舜字華宇遼東人恩貢生順治十六年任

下車輒誓不取民一錢鄰郡雜徭旁科踵弊繁興希舜痛

革絕驛遞一事歲省民財千金兵騎旁午應之裕如陞浙

江温州知府行之日民遮道垂泣如失慈父

乾隆志

禹州知州史廷桂字書巖浙江蕭山人拔貢初授肥城有

惠政順治十八年陞任焉廷桂聰慧明敏博涉羣書工文

詞禹當大創後賢宮焚燼下車即周視經營捐貲鼎建時

延俊秀課藝文符丕振祀典有禹湯二廟咸董新之名賢

遺蹟罔不修整禹最患河夫廷桂力申請巡按奉准兵衛

得瘠其二民皆感之時禹承大亂後四境狂榛巡撫某曾

來縱獵尋又有獵禹之令廷桂恚甚賦詩寄慨疽發背卒

禹州學正吉祥字辰生商邱舉人康熙四年任初至禹觀

學宮茂草遂謀於知州史廷桂重修啟聖名宦鄉賢三祠

仰高遺愛就圯又移於留侯洞以祀之明分巡道李乘雲

殉節南門外立石表其事訓士子砥礪名節肆力文章一

時士論宗之

乾隆志

禹州知州高良弼字帝賚山西垣曲人拔貢康熙八年夏

自直隸豐潤知縣擢知禹州禹自闖賊亂後重以土寇村

邑為墟清興二十年慘淡荒涼無殊初創以弼至殫心經

營撫綏招徠道人聞風扶攜絡繹道路因部檄下令人得
占土自種於是易轉徙輕去就者譽之而但執祖宗世業
土田有主之說者毀之其政尙簡樸民有訟構務令和解
於是忘刑罰遊寬大者譽之而但執法不可縱民不可玩
之說者毀之適朝廷慮軍國不給而民田多隱射也嚴令
甲而數申之長吏莫不惴惴良弼首編成式俾人自履畝
而首之官民無敢欺鄰邑多來取法於是有昔給民以任
墾今勒民以科糧之說而譽之者亦毀之諸生王某有隙
於佃佃以隱欺訐府帖下畝籍而寸計之審勘再三卒以
畝不及額首者伏罪衆賴官嚴得以寡過始悟良弼用心

爲民各交口稱頌矣禹舊分四十里各設里長民甚苦之
良弼裁并爲十里革去里長凡爲禹九年民德之深及以
病請告禹人奔走諸當事籲呼請借悉不聽臨去之先父
老童耨肩斗酒手支雞以及半菽一片爭先奉獻經旬如
一日後爲立實政碑比漢之黃霸明之劉魁焉當良弼在
任日嘗夜中微行至城東南隅矮巷中時已三更餘有婦
姑尙相伴紡績姑謂婦曰天寒甚可視吾酒清否少取以
禦寒婦開缸喜曰酒甚清類吾州長官因熾酒以獻姑姑
曰吾州官長甚清可先奠一盞以祝之使長爲吾州福也
良弼適至其牆下聞之明日召給榜花十行以酬其勤

禹州知州劉國儒字聖公遼陽人入鑲黃旗監生康熙二十五年知禹州爲政廉明案無停牘其子獻漕羨餘國儒怒曰漕有定額安得羨餘立鞭之嘗自訟曰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迎養其母徒步出五十里外扶輿入署二十八年征噶爾丹率禹民運軍需米於古北口三十二年重修禹州志凡爲禹十餘年與舉甚多尤謂末富貧者之資也汲汲以興商爲務蓋禹居豫中當四方孔道史稱潁川敦愿俗雜好事業多賈漢世以陽翟領郡歷代號爲裕饒自明季兵燹一空如洗清興安輯依然蕭條國儒爲之除阻滯之路開便利之門不數年間城市殷闐列隧百重

肆巨千里挂轄人駕肩頰復承平舊觀矣禹人德之爲立還商裕民實政碑國儒自禹告歸旗王大索金錢不得抽手足指甲皆盡遂卒

芝田隨筆

禹州知州羅之熊字子濱鑲藍旗廕監生康熙五十年任性剛直遇事能斷甫下車除巨盜高月士民咸服城南地卑下每雨多禾輒淹浸之熊鑿渠洩水遂除患禹自明季遭闖寇城大壞雖經補葺未獲完固之熊延邑士督工重修不數月告竣

乾隆志

禹州知州李朝柱字東崖山西臨汾人監生康熙五十四年任禹才能敏捷遇事迎刃解難請益以作善人心

爲心修丹山東峯兩書院各置學田備養贍每月課季考
衡文較射竟日忘返時中州爪賊甚熾朝柱緝獲渠魁實
之重典上吏委督運浦灘河勤於王事不憚勞粹著有於
役草禹人爲繪出塞圖紀其事

乾隆志

禹州學正孫用正字以寧輝縣舉人夏峯徵君奇逢曾孫
也康熙五十五年任詩文詞賦名噪於時尤工書法人謂
其得鍾顏筆意官禹數載教士科條一出徵君家塾凡名
節風化所關表揚不遺餘力又佐知州屠用謙修理文廟
皆身經營之以終養歸邑士各贈詩爲立碑誌去思云

乾隆志

禹州知州屠用謙字益受湖廣孝感人由翰林庶吉士散
館出知禹州雍正元年蒞任政先勸學謂事有言之若近
迂而行之則甚急所以振興教化鼓勵人心轉移地方風
氣以馴至乎聲明文物之盛者其必由學乎二年重修聖
廟大成殿增其舊制並建崇聖殿自東北方移至正北遣
樂工習禮於闕里在任三年既去而民思之爲設生祠用
謙力辭不受乃就祠作童蒙書院後又改名養蒙書院地
址在城內南大街

禹州紀年
並採訪

禹州知州孫國璽字鎮九正白旗人進士知鄆陵縣雍正
四年擢任禹州未下車豪猾爲之斂迹及履任嚴汰冗役

考校六房書吏止留辦事數人衙蠹相戒不敢為奸禹人有以窩賭為事者聞國璽至皆改業為良民尋陞開封府

知府乾隆志

禹州學正孫鑄字陶萬中舉人以登會試明通榜雍正五年來任清勤奉職無以束修干者立社學捐俸買經書銳意作人文風丕振卯辰諸科登乙榜者六七人明倫堂就圯謀於州守募貲督理竝東西齋及大儀二門悉重修之生童中有貧寒不能自給者出學田粟為之周卹人皆德之任禹十六年調睢州陞汝寧府教授致仕乾隆志
禹州知州壽致蒲字南雲浙江諸暨人進士雍正九年來

官質直端亮涵養純粹寡言笑黜苞苴廉靜自持終日端坐後堂吏以事稟高聲傳宣不令與司閤人交語民有訟者差役勾攝量道路遠近給盤費役無敢擾聽斷必得其情無留獄每躬履田間勸課農桑訪民疾苦後坐事誣誤民久思之乾隆志

署禹州知州王大綸字慕盧湖廣孝感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五十七年遷河南新鄭知縣雍正五年調考城中間兼攝禹州禹州漕折銀零星完納民苦之大綸請列入條編雍正七年內遷中書科中書舍人明年三月擢貴州道

監察御史李紱貴州監察御史王君墓表

禹州知州邵大業字厚菴直隸天津人雍正十年進士授黃陂知縣以廉能特薦時知縣有行取例用主事注册旋丁艱起復授禹州嘗一騎一役親問民間疾苦與田父野老隨地聚語多不知其爲官者回署則輿利除弊人咸歌之曰我公不遊我何休至今以爲美談春秋省耕勸稼愷惰賞勤歡呼之聲達道路尤重讀書好修士每月設考課激勸獎勵創書院建柏山文峯塔州志久不修延邑士王聿修余瑄等重纂舊有三教堂者經督學林公 偕巡撫顧公札飭移孔子像於書院義學改三教堂爲梵宮道觀而文風里神屋鎮義學舊有聖像至是并他處三教堂

之聖像亦移奉焉而像則髡者髻者冠者服制各殊大業往拜恐後人又疑爲三教堂因立碑以記蓋其衛道之嚴也嗣由禹移睢州旋擢知開封府禹人爲立德政碑後移知徐州府卒王聿修載其實蹟十二則云培植學校勸課農桑釐正祀典減省行稅纂修志書起建文峯開濬水道優給工食奠安河口體卹民力戢化強暴表彰節孝論者以爲信

禹州知州戴廷梅字美若江蘇長洲人由監生入明史館議敘歷仕至禹州知州南下車銳意興舉時前任邵大業所纂州志未刻廷梅力刊成之金川軍興他邑率用一錢

十苦累民間廷梅加意體卹以邑人士端方老練者董之
家人吏胥絲毫不干涉故禹人雖亦供役而里下帖然安
堵事竣廷梅自清化返禹禹民製萬民衣繖張樂設飲以
迎之其後高宗巡幸中嶽廷梅奉檄辦差密邑優卹貧民
觐觸禁旅事績尤鉅上聞之大悅特賜貂緞擢直隸汝州
知州遠近以爲數郡清官第一

署禹州知州熊之書字酉山江蘇江寧人署禹州多惠政
嘉慶五年夏白蓮教匪掠寶豐逼近禹訛言朋與一日數
警鄉民爭竄入城而城門晝閉勢且洶洶之書乃出駐西
南界上鎮定防禦民心以安匪遂止頓未至禹事後禹人

士爲詩誦其事大府奏上天子嘉之以知府歸河南用無
何坐言事謫吉林成詩積千餘首有孤雁詩一作律身寓閩
於將軍將軍大賞歎爲之地道越八年放還之書爲人個
儼尙大節岳岳多與衆違而親禮賢士初蒞禹聞禹儒馬
時芳學行屏僕從造訪自後輒間一往及自吉林還歲庚
辰仍至禹過時芳盃酒談詩歷兩月餘始去其詩宗少陵
嘗見時芳自述詩且誦且改謂之曰讀書觀大意觀字不
如收字飲酒愛微醺愛字不如到字淡若籬邊菊若字不
如亦字閒如嶺上雲如字不如隨字時芳躍起謝曰公知
真珠菩薩無法不悟偶爾棒喝悉關至極時芳嘗曰善足

蹟半天下所遇人道義文章迄無遺過熊公者晚年落魄
燕市縱酒豪吟以終

禹州訓導郭澆字大川號小癡新鄉舉人嘉慶七年任蒞
禹工書善畫手蹟流傳人爭珍之

禹州訓導慕甲榮字天乙許州舉人嘉慶十七年蒞禹爲
文根據義理闡發世情真確不浮工舉業相傳蓋屋路德
好改先輩文雖名家不免惟於甲榮作一字不可易著有
述德堂詩稿

八

禹州知州朱焯字少廬陝西咸寧人由舉人道光三年蒞
禹時太平久事多懈弛焯與分州吏目學官等相助爲理

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所需財少則獨捐多則首倡試場在
東南隅丹山書院久圯爲費錢九千餘緡而更新之復設
義學四十餘所徧於鄉里潁水濱城北門舊有石橋坍塌
已百餘年特詳請開歸陳許道建築鞏固民不病涉州志
自乾隆十年修後亦幾閱百年道光十年設局重修聘婁
縣姚椿武進洪符孫分編成書屬內義社各倉皆勸令儲
滿蓋任禹共十六年俱慶大有無一歉歲也雅擅文墨精
人倫鑑在禹任內凡三充河南鄉試分校官著有鎖院吟
冊所薦中式者多知名騰達如吏部吳芸生編修劉衡洲
藩司倉景愉知縣高子衡皆其選也素見固始蔣湖南文

奇賞之暗從闈中摸索未得也湘南感答奉詩終以舉人官教職治古文爲豫中一代名家其於禹人則進士侯瑩光舉人韓世彥皆識之於諸生中道光十八年陞知開封府以去有留別詩四章禹人至今傳誦之

禹州知州宮國勳字子猷山東蓬萊人道光十七年拔貢朝考用知縣分發安徽懋司江南大營文案保升知州賞戴花翎改歸河南署理信陽州知州同治三年秋補缺禹州捻匪肅清保升知府丁卯庚午癸酉鄉試均充同考官當蒞禹伊始毫匪昌熾軍書考午城中分防共設八局按籍抽丁分班充勇商有幫長民有排長會同寅僚每月

入演習戰法時匪去來無定或數月一至或一月再至風聲鶴唳民難安堵乃命各里添築寨堡連鄉合村有警聲礮伐鼓示知趨避堅壁清野頒爲教令守望約則編爲歲書又戎馬倥偬不廢文教每月尅日課士膏火獎賞捐廉優給城鄉義塾擴充培植遇廟產及絕產爭訟廉其非分圖霸者判充義田添設鄉學有餘則撥助月課之用兵燹之後旌褒忠節采義士烈婦彙案請卹爲捐廉創建忠節祠復將殉難姓名事蹟列續州志光緒三年大禮城廂五區廣設粥廠勸商民捐輸以濟雅多才藝工舉業著有妙香齋詩文稿書法大草學王鐸行楷學右軍畫多蘭竹真

山水花卉翎毛間一寫之得者珍若拱璧光緒五年春解組歸父老至今稱述之

禹州訓導袁鳳三字友桐項城人早孤與兄甲三勵志讀書以廩生例授禹州訓導咸豐間盜賊四起時城多傾圮人心洶懼每州守外出則委鳳三居守乃率衆巡城徹夜目不交睫復倡捐粟米以濟貧乏民感其德義守益固鳳三謂州守曰天下多事兵未可旦夕弭也遂率士民修城培隍濬池繕守具修兩郭外石橋以利避亂者入城皆始終其事後皖匪至禹而城屹立獨全鳳三之力也奏聞加四品銜在任候選同知不就歿入名宦祠

項城縣志

駐防哨官馬德山字魁五山東水人幼事農耕既婚未匝月隨兄清恩投毅軍爲兵久不遇入民國以與勦巨匪白狼有功馬統領志敏拔之爲哨官民國五年從地方巡緝營長徐天培至禹旋天培去楊忠德爲營長以德山駐防淺井村德山撫下恩威有加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常推功羣下以故能得其死力紀律嚴嘗見隊下有戲人婦女者重笞之幾死先後斃匪甚多七年秋聞張村有匪卽率兵往抵其巢匪在樓上狙擊之中脇死氣未絕猶攘臂呼曰我死不足惜願諸君奮鬪擒賊也聞者感奮德山爲人長老貌恂恂如老儒接人謙恭雖日數晤必長揖不

近聲色塗遇婦女輒迂道避之生平絕口不道阿堵歲薪所入皆分賞隊卒死後家日貧淺井村人感其德爲私祠焉

禹州知州曹廣權字東寅長沙人清光緒十九年癸巳順天鄉試舉人以內閣中書改選禹州知州先攝淇縣二十七年十二月蒞禹下車卽以育才爲先務清理學田甄取高材生皆分與田畝爲一歲費每月一官課一齋課前列皆優獎先以城內丹山書院爲肄業地又大闢城東留侯洞上爲穎濱經舍凡百數十楹遴師範蒙童遞相授受聘名師主講中學更增助教講天算格致廣購書籍確立學

約士風蒸蒸口上焉時去聯軍禍近談洋色變土人勾結比國人開禹三峯山煤礦大府檄飭保護廣權馳白三峯山鑛禹人已先日開矣卽申請咨外務部村絕因自創設禹州三峯山煤鑛公司復濬潁水通丹楫謀暢煤銷路自禹東郭至周口沿路皆置三峯山煤分銷處亦藉銷煤河路可益通暢也未幾煤可坐銷亦無事河運矣此外則決暖泉圖資灌溉種橡子備育山蠶又疊置罪犯習藝所鈞興公司實業學堂皆傾私囊爲之效則利益貽之人否則勞費任之已有稱其廉者答曰吾所飲猶潁一杯水也爲政專尙德化不用笞杖止以朴教尤謂親民之要在聽訟

高 縣 志
手接呈狀傳案則計里限時時至卽坐堂皇以待傳到訊
明隨結胥役無能舞弊皆不黜自去幾至無訟衙前寂寂
禹廩生劉秉章曰衙前之高家賣包子鍋累世矣雖以光
緒三年人食人之饑仍在不料曹老先生來並高家包子
鍋亦罷去矣禹弟子副貢樊海瀛面嘲之曰吾師竟將關
州縣衙門做成教官冷署矣因相與大笑爲人美須眉善
氣迎人胸無城府每掀髯笑聲徹重垣善談吐出口成文
章批牘詞旨悱惻芬芳遇骨肉訟者更勸導剴切俾自感
悟爲禹四年以遊日本辭任歸國用薦者授四品京堂仕
禮部參議累遷至典禮院學士宣統三年知清將亡與弟

提學使廣楨子翰林院編修典初同去偕隱寶應城內之
南園禹人先爲去思碑記更爲去思亭記更爲作實政記
與禹人書問往來歷久無間民國十一年踐禹人約重來
遊至則居民歡笑出迎有家人久別之態寓舊長春觀凡
百有一日自比淵得素心數晨夕之樂十七年間禹荒災
時家計已窘甚猶先出百金以賑更懸潤格鬻書爲助其
書初摹石庵後徧臨晉唐各家老而愈妍亦惟禹得之爲
最多著作中以明倫通義爲大部年七十六民國二十三
年十二月卒禹人舉朱邑桐鄉故事請葬禹次年四月靈
輿至自迎奠及出殯哭者皆傾城市村巷葬於禹西塢頭

墟村之北藍水之陽會者數萬人

禹縣志卷十九上

列傳

崧嶽降神實生申甫而少室導穎其靈氣至禹始放凡所
鍾毓向多出類拔萃邁越他郡昔太原孫楚自言其土地
人物之美云其山巖巍以嵯峨其水泮渫而揚波其人磊
砢而英多以禹較之殆有過之無不及也畧舉其尤功業
如張良馬文升學術如韓非鼂錯文章如賈山褚亮高隱
如司馬徽至行如庾袞書如褚遂良畫如吳道子女德如
辛憲英類能聲溢四海施及萬年非止一方之彥一時之
傑也卽呂不韋起自商賈及其相秦集儒著書非如孟嘗

信陵平原春申四君但以養客自豪也洪亮吉曰使呂不韋不死秦必無焚書坑儒之事諒哉其言矣故宋人尙稱陽翟爲人才淵藪卽戊巳四先生輩猶不登上駟之選蓋自周末至明季生才未嘗衰也至清而陵夷矣而馬時芳以宏通之識成獨至之學論者許其私淑夏峯與李棠階並峙大河南北亦後殿之勁也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以食舊德之名氏士之職也

列傳上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

陰時夫韻府子房生於櫟

大父開地相韓昭

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二年

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二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

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

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尙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

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再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爲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遷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與俱去良曰

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道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

道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郗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

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權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日子房前客有爲我

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
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
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
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
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
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
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
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
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

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
修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
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
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
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
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
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
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

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使良投齊王信印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目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

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讐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万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尙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

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穀黽倍河向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畱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

留侯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西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

西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
淮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
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
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
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
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
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
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
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
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上雖病疆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
妻子自疆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
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
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疆起至
曲陘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
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疆卧
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
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
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
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

肩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
名姓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
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
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
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
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
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
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
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
橫絕四海可當奈何雖有矰繳將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

噓唏流涕上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
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
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
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
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
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世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
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
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
老父與太公書者從十三年後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

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平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記世家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

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韓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蠶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爲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爲穆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畧韓地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爲韓王漢漢二年信畧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昌降漢漢乃立信爲韓王常將漢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漢復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

剖符王潁川六年春上以爲信壯武北近鞏雒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覓尊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信得書恐因與匈奴約其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鍔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

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於離石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戾居七日胡騎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

合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爲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蠶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執不可耳遂賊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

文時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封頽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頽當孽孫媽貴幸名顯當世媽弟說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雒侯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大中初爲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爲光祿勳掘蟄太子宫爲太子所殺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乃復封興弟增爲龍雒侯祖少爲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二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

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爲忠臣
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
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
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
雒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乃絕史記漢書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
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隋直刻深孝文
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
九十餘老不可徵選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
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錯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

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
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
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
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
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
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
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
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爲勞苦而
不爲功臣竊觀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
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

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敗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

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觀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已弩三不當一

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

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因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箐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

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
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
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
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達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
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
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
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
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

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
當事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
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
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
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
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
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譴戍先發吏有譴及
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復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

籍者後人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微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壑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

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隼人及兔徒復作

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辜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鄉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遠矣上從

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至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

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

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

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竇汝陰侯臣竈穎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竇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

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類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
備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
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祿孽滅賊
氣息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
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
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
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
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
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
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

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
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
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
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
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
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
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
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
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
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

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
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
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
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
罪至死而不知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
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
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
主之功使主內亡邪僻之行外亡騫汙之名事君若此可
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
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

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
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
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平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
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
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其臣不及
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
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
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
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
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

民力罷盡賦歛不節若奮自賢羣臣恐諛屬溢縱恣不顧
禍患妄賞以隨喜心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濳形罰暴酷
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
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
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賊民人至其中節所侵
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
皆危內外咸怨離散道迷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
絕祀亡世爲異姓禍此吏不本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
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
廢去淫末除苛解媿寬大愛人肉形不用臯人亡紘非誇

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
臯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
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
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
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
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
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
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
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
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

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
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
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
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
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
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
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
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
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
餘人惟錯爲高弟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

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
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卽位
以錯爲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
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
中門東出不便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
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卽請問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
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迺堧中
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
迺先請固諛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
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

莫敢難獨實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七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實嬰言爰益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益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厚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

以言其勿能爲也益對曰吳鑄鹽之利則有之矣得豪傑而誘之誠以會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復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益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益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益曰臣所聞人臣不得知迴屏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益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奪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解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益曰愚計出此唯上熟計之迺拜益爲太常密裝治

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
逃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
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
徐僮之勞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
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逃亡道錯當要
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
殊不知適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
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
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
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

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
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
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讐臣竊爲陛
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
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
賢良公卿言鄧公鄧公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
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漢書本傳

張欽字孟孝潁川人吳楚反與周亞夫常爲前鋒陷陳潰
圍傍人觀曰壯哉此君欽聞自矜遂死軍

御覽

董忠父故潁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思有材力能騎射

用短兵給事期門與張章相習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
忠以語常侍騎郎楊輝其發覺告反狀侯二千戶尋爲臬
騎都尉侍中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張章父故潁川人
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卧馬櫪間
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
反爲侯封三千戶史記

鍾元陽霍人漢哀帝時爲尙書令領廷尉

漢書何並傳

疆華潁川人建武元年光武至鄗諸將勸卽位未決帝先
在長安時舍生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
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

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
焉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

己未卽皇帝位

後漢書光武紀

郭宏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宏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
宏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宏所決者退無
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宏嘗以郡上計吏
正月朝覲進殿下謝祖宗受言辭辨麗專對移時天子曰
潁川乃有此辨士耶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羣公屬目卿士
數伏朝廷問宏潁川風俗所尙土地所出先賢將相儒林
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答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子

躬

後漢書郭躬傳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三引謝承書

躬字仲孫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旣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

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尙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爲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繆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懸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

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皆可勿咎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卽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鎮字桓鐘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爲尙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時卧病聞之卽率羽林出南止車門逢衛尉閻景以成大功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卽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

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卽夜死從宦者傳補鎮以功再遷尙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劍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爲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於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諡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禧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

侯郭氏自宏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後漢書本傳

黃守亮字子廉潁川人尚書令香之後為南陽太守每飲馬投錢於水其清如此後枝業分離有遷家零陵者是為吳臣黃蓋之祖焉御覽引風俗通蜀折因舉絕斷卷十入蘇貫士詩注三國志黃蓋傳注

按禹諺有曰忠臣張良孝子黃香香本江夏人當時有江夏黃童天下無雙之語似不應闕入於禹然禹有黃臺向以為黃香葬地其旁有岡曰孝岡亦以孝子黃香故也今按黃香墓碑係禹密黃氏台立稱香子瓊封邠

邠侯香就養來此因葬焉查邠漢潁川縣也與陽翟密邠故香老居邠歿葬陽翟然則張良黃香並稱之諺要

不為無因歟
唐珍潁川人仕靈帝以太常為司空舊志

靈帝熹平二年秋七月太常潁川唐咨為司空三年十一月二月罷唐珍未詳此仍舊志

韓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於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渤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於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

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為國何為袁董馥自知言短面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馥以冀州牧與後將軍袁術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袁紹為盟主曹操行奮武將軍既而各逗遛不進紹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曹操

拒之二年春與袁紹遂立劉虞為帝虞終不敢當秋七月袁紹脅馥取冀州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紹表馥從事騎都尉沮授為奮武將軍田豐為別駕審配為治中馥辭紹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因以書刀自殺英雄記三國志魏武帝紀後漢書袁紹傳

張咨字子議潁川人知名為南陽太守董卓擅政諸州郡並興義兵討卓長沙太守孫堅亦舉兵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郡二千石不應調法咨遂不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

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項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按軍法從事便率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

三國志吳志孫堅傳注引英雄記獻帝春秋又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懼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即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

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當是時曹操已專漢政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操甚器之早卒操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曰然此道勝也紹以

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操曰然嘉出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操欲引軍還嘉與荀攸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人

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操曰然嘉出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操欲引軍還嘉與荀攸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人

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灌生禽布時劉備在操所始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志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及袁術敗於陳袁譚自青州渡河之術欲從下邳北過操遣備要之會術病死嘉聞操

遣備與程昱同言於操曰劉備不可縱操悔追之不及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疑以問嘉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存亡之機不可失也操曰善遂東擊備破之備敗奔紹紹果不出旣而操與紹相持於官渡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死又

從討譚尙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尙果爭冀州譚爲尙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操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操將征袁尙及三部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操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

恩於民夷而尙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征尙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尙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畧達於事情操曰惟奉孝爲能知孤年三十八口柳城還疾篤操問

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
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
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
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
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
戶謚曰貞侯子奕嗣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邱遇疾疫燒
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
廷訐嘉嘉意自若操愈益厚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操
自嘉歿後追思不已與荀彧書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
與周旋十二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

無以疑滯欲以後事屬何意卒爾失之悲慟傷心今表增
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
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書曰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
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征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其論計云
當定荆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
心乃爾何得忘之子奕字伯益爲太子文學與王昶善然
昶嘗舉以誠子曰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
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怨之
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見子爲之矣

棗祇潁川人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漢末羣雄並起附於曹操值歲飢旱軍食不足祇爲羽林監建置屯田任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軍國之饒成於任峻而起於祇終陳留太守祇卒操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祇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宛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

以爲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郡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選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旋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復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以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爲不朽之事孫據

據字道彥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尙書郎賈充爲伐吳都督

據爲從事中郎作詩曰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天子命
上宰作蕃於漢陽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予非荊州璞
謬登和氏場羊質復虎文燕翼假鳳翔既懼非所任怨悲
南路長千里旣悠邈路次限關梁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
岡深谷下無底高巖壁穹蒼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玄
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願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士生則
懸弧有事在四方安得恒逍遙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
內感實難忘據又有船賦其詞曰伊河海之深廣兮嗟綿
邈而无垠彼限隔而靡覩兮何處以茲而莫聞雖后土之同
載兮實殊代而乖兮加聖王之神化兮理通微而遠幽悼

生民之隔塞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被用兮因垂象
以造舟濟凌波之絕軌兮越巨川之玄流水無深而不渡
路無廣而不由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沉而載浮飄燕鼎於
吳會轉金石於洪濤歟无涯之浩浩不抑進而輟留登揚
侯之激浦兮方魚翔而龍游雖滔天而橫厲長抱樂而無
變乘流則逝遇坻而停受命若響惟時而征不辭勞而惡
動不偷安而自寧不貪財以徇功不愛力而欲輕豐險隨
乎質量所勝任平本形雖不乘而常浮雖涉險而必正周
遊曲折動與時併博載善施心無所營囊括品物受辱含
榮惟載涉之所欲混貴賤於一門包涵通於道德普納比

冀州感斯用之却廣信人道之所存嗣遷中庶子冀州

刺史卒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

腆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三國志任峻傳注引魏武

故事文士傳昭明文選注

引今書

七志

戲志才潁川人荀彧以智策舉之為曹操籌畫士乾隆

隱暹潁川人為徐州刺史以小銅釜甑十日一炊乾隆

按隱姓頗僻吳志有廷尉左監隱蕃見孫登傳注引吳

書又見胡綜傳云青州人陸法言韵韵隱字下引之又

鄧名世姓氏辨證書有河間中尉隱衷至隱暹未詳所

出不知舊志所據道光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

同計合為一家魏公操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

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

遂扶持老弱詣操操以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

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

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多

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

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

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軍相持

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錦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

西縣志
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
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於荀彧曰今陽安君當送綿絹道
路艱阻必至寇害百姓困窮隣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
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
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歛
綿絹皆俾還之或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
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屯潁
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
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操征荆以儼領章陵太守徙
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

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
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
君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谷呂
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攻之賊卽破滅時被
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
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
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
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
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
欲還旣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

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
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既不
能安軀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
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
有二前到諸營各照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
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
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諸舊兵鎮守關中
操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
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
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

言當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
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
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
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
東凡所全致兩萬餘口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
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
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
儼謂諸將曰今敵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
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備圍
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堅守

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急之戮余爲諸君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救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進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勅仁如儼所策丕卽王位爲侍中項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卽將黃初三年賜

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儼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尙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爲征東軍師儼卽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尙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卽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魏志本傳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

隨兄評從袁紹魏太祖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尙
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荊州次於
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
使譚尙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
嘉曰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尙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
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
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
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
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爲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
蟻益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

上人事困於下民無賢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尙之
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
今往攻鄴尙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
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逃風之振秋葉矣
天以袁尙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
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畧而內相圖可
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
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
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求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
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

善乃許譚平次於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
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
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
爲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
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
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
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
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
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
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

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
右廁之諫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言非私也乃社
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
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
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
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
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於江陵毗行軍師還封
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
道隆後服道滂先叛自古患之非徙今也今陛下祚有海
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

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
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
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
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
計莫若修滌蠶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
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疆壯未老童齒勝戰兆民知義將
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
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
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潁鄉
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

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
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
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
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
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尙
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畧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
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
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
爲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
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遠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

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
 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惟陛下為社稷計
 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
 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
 之畧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規帝又欲平北邙令
 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
 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
 溢河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青龍二年
 諸葛亮率眾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
 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為大將軍軍師使持

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亮卒復還為衛尉薨謚

曰肅侯子做嗣中為河內太守

魏志本傳

陳壽曰辛毗亮公直正諫匪躬亞於汲黯之高風矣

毗之後有辛湛者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漢陽上黨郡太守

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乾隆志

徐庶字元直初名福後改庶潁川人本單家子少好任俠
 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
 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礮之擊鼓以令
 於市鄺莫敢議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
 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諸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

不肯與共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韜字廣元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庶與博陵崔州平謂爲信然庶與韜及汝南孟建等俱從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建後北歸庶與韜留南時潁川司馬徽亦寓荊州嘗造龐德公值外出庶問云有客當來就我須臾德公還相就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不知何者是客也先主屯新野庶見先主先主器

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曹操來征劉琮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衆南行亮與庶並從爲曹操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亮隨先主去庶與石韜俱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庶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亮出隴右聞庶韜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後數年底卒亮自先主殂以丞相輔後主恆下教求言曰夫

參署者集衆思廣羣益也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
 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
 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
 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
 其見重如此蜀志諸葛亮傳並注引魏畧並通鑑按魏畧
 但曰潁川徐元直潁川郡漢治陽翟而名臣
 言行錄庶傳長社人豈以隋唐潁川郡治長社而混耶抑
 別有據邪然後漢潁川治陽翟則但言潁川者無妨定爲
 陽翟人也今仍
 以魏畧爲據

郭圖字公則潁川人袁紹在河東圖說紹迎天子都鄴紹
 不從

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獻帝傳云沮授說紹迎駕都鄴

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以爲非紹遂弗用壽書以爲
 圖計與本傳違

郭玄信陽翟人武帝監軍郭誕兄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
 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爲謁者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
 御鄧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爲御以
 往行十餘里與語悅之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
 後果如其言魏志鄧艾傳注
 引郭頌世語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爲郡縣大人
 祖夏柔元鎮將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樂侯子監軍將軍

文選曰周康生少驍武營司

參署者集衆思廣羣益也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
 茲不惑又董幼舉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
 告苟能募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
 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
 其見重如此魏志諸葛亮傳並注引魏畧並通鑑按魏畧
 但曰魏畧徐元直穎川郡漢治陽翟而名臣
 言行錄庶傳長社人豈以隋唐穎川郡治長社而混耶抑
 別有據邪然後漢穎川治陽翟則但言穎川者無妨定爲
 陽翟人也今仍
 以魏畧爲據

郭圖字公則潁川人袁紹在河東圖說紹迎天子都鄴紹
 不從

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獻帝傳云沮授說紹迎駕都鄴

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以爲非紹遂弗用壽書以爲
 圖計與本傳違

郭玄信陽翟人武帝監軍郭誕兄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
 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爲謁者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
 御鄧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爲御以
 往行十餘里與語悅之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
 後果如其言魏志鄧艾傳注
 引郭頌世語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爲部落大人
 祖真柔元鎮將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
 史諡曰簡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

太和初蠕蠕頻寇康生爲前驅軍主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齊將據堵邀斷津路康生應募縛獲積柴因風放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遂假直閣將軍後以勲除太子三校西臺直吐京胡反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胡遂奔北因俘其半牛羊馬以萬數齊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帝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壽陽來降詔遣康生領羽林千人給龍廐馬萬匹馳赴之破走其將桓和陳伯文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出爲南青州刺史後梁郁州軍主徐濟寇邊遣康生破禽之後梁

遣都督臨川蕭宏勒甲十萬規寇徐州詔授康生武衛將軍一戰而破還京帝詔見晏會賜驕驪御胡馬一匹出爲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復除青州刺史徵拜光祿勳領右衛將軍與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大尹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靈太后於西林園明帝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爲力士儻每顧視太后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奪其子刀斫直後之衆瞞乃得定明帝晚上殿康生爲乂所執鎖於門下至曉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尙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

生斬刑及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諡曰武貞又進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北史本傳

魏書

陳禹潁川人隨蕭摩訶征討聰敏有智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南史蕭世廉傳尾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少有奇節不治貲產父兄以爲無賴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謂曰世言汝潁多奇士不謬也使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詔與勣經畧武牢以東所定州縣委以選補竇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計曰王世充力竭計

窮其面縛可跂足待建德悉衆遠來糧餉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汜水逐機應變禽殄必矣王然之賊平置酒大會洛陽宮語諸將曰孝恪策禽賊王長先下漕功固在諸君右遷上柱國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改左驍衛將軍累加金紫光祿大夫貞觀十六年拜涼州都督改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焉耆生口七百還焉耆王王叛歸欲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卽拜西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虜之帝悅降

璽書褒勞俄拜崑丘道副大總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乃
 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龜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
 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志今亡在外
 勢必為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
 那利果率眾陰與城內胡為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
 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鬪中流矢卒子待詔
 亦歿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太宗責孝恪斥堠不明
 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為舉哀高宗即位追還官爵
 贈待詔游擊將軍賻物三百段次子待封官左豹韜衛將
 軍咸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死為民

唐書

本傳

高君佚其名字先渤海蓀人也因仕居洛後為陽翟人祖
 欽仁隋左親衛大都督檢校秘書郎父抽唐舒州懷寧縣
 令君以龍朔元年制舉忠鯁對策及第試守秦州湘源縣
 尉秩滿以常調補鳳州黃花縣丞又轉易州遂城縣丞周
 革命任曹州禹狐縣丞秩滿告老天授二年卒於陸渾縣
 明高之山莊年七十二遺命薄葬於北邙山平樂原子思
 恭乞陳子昂銘墓子昂稱其仁孝溫恭忠鯁察廉

陳子昂文集

張昇字杲卿陽翟人

宋史作韓城人遂疑為秦人故禹舊志無昇傳惟畢夷仲行狀有云調許

州陽翟主簿而故相張昇陽翟人也蓋當時皆以陽翟為

韓城陽翟田承君與鄒浩書曰韓城吾里也見道鄉集類

川詩集敘楊文公初因從祖徽之知許州文公依居焉有別墅在陽翟後避讒居陽翟著述名韓城集青箱雜記云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請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經幄管見不俟報歸陽翟燕照麟陽翟人詩以韓城雪夜偶感命題其他以陽翟舉進士爲楚邱主簿南京留守王曾稱爲韓城不可枚舉

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畧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母辭或指爲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避事者乃許歸養歷戶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爲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言至斥張貴人爲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

讀之不懌以語陳旭旭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部蘭氈世居古渭積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祥無遠慮亟城之諸族畏其偏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傅求審視之以爲不可棄與昇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渙討叛羌逗撓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渙黜其功調訟言多殺老稚以撼昇朝廷命張方平守秦徙渙涇原亦徙昇青州將罪昇方平辭曰渙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乃復留至和二年召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帝曰不必讀

書但留備顧問遂免進讀御史中丞劉沅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奈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沅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爾帝爲之感動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二公爲真宰相歐公爲真內翰昇爲真御史也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洪基立以爲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王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爲兄屈尙先致敬況今爲伯父哉遂無以

奪乃復以洪基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踏舞司馬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爲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力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退歸陽翟生計不豐短氈輕條脩然自適乃結庵於嵩陽紫虛谷每旦

晨起焚香讀華嚴經庵中無長物荻簾紙帳布被革履自造滿江紅詞一首聞者無不慕其曠達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諡曰康節昇晚年鰥居有侍妾晏康事奉甚謹未嘗少違意昇嘗名而謂曰吾死亦當從我爾妾亦恭應曰惟命是從昇薨妾相繼果死人以為異子琬

宋史本傳曲洧舊聞過庭錄圖書集成山川典嵩山紀事

琬父昇以樞密使歸老嵩少生計不豐琬自齊州倅求便養親兩易衛尉丞以才擢知秀州元符三年六月以朝散大夫權發遣越州十二月移陝西提點刑獄崇寧間為廣東轉運副使移京東西路

蘇詩施注十駕齋養新錄說嵩

田況字元均其先由京兆遷信都祖行周因晉亂沒於契丹父延昭歸始占家開封至況又為陽翟人先是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延昭延昭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為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為人沉悍篤實不苟為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況為長子況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為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閔博辯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秘書省著作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為第一遷太常丞通

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竦范仲淹經畧陝西辟爲判官直集賢院參督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夏竦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朝廷將用攻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況上疏曰昔繼遷擾邊太宗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衄而還又常令白守素馬紹忠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怯懦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策恐未審稟服臨事進退有誤大舉其不可一也計者以爲賊常併力而來賊當分兵以禦衆

寡不敵多貽敗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耳夫三軍之命係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辨況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可否此禍之大者也兩路之人衆十餘萬庸將驅之若爲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一有不利則邊防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其不可二也自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饜其欲者非算之少也直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師深入若無成功挫國威靈爲賊輕侮或別墮姦計以致他虞其不可三也

計者又云將帥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挫怯未能振起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其下使臣數輩干賞蹈利欲邀其功未見其利其未可四也計者又云非欲深絕沙磧以窮妖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北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孱弱以厚怨毒非王師弔伐招徠之體然士出無策爲彼之所爲亦當霆發雷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其不可五也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賞明計數黠今未有間隙可窺而暴爲

興舉計事者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如國事何其不可六也昨仲淹奏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鄜延一路今諸將勒兵嚴備未行討伐畧示以恩義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傳聞賊謀俟我師諸路入界併兵以敵此正陷賊計中其不可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罷則是自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可乞名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卽出兵邀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必輕用輕舉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於是罷出師議

況又言治邊十四事遷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判三司理欠
憑由司專供諫職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嘗面
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
著論上之其畧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
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
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爲恢閎睿明之事則名
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弛百職不修
二虜熾結凌慢中國朝廷恫矜下民橫罹殺掠竭瀝膏血
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爲翕張予奪之
術自非君臣朝夕恥憤大有爲以遏後虞則勢可憂矣陛

下若恐好名而不爲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倘奮乾剛
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兇則有神武之名斥
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歛則有廣愛之
名悅亮直惡巧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
政之名責功實抑偷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不爲則
天下何所望以平平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
名節羣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
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恥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
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時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
葺堡砦況意其蓄姦謀乃上疏曰朝廷于契丹金出歲五

十萬股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
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尙可從
平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至此則惋歎不已矧兩府大臣
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陛下思
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
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
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
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
中兵之善窳道路之險易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財糧
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

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
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爲計此臣所目睹也和議既定又
復恬然若無事者是豈得爲安哉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
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慮患爲急則人人惟恐
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旦夕憂患不敢
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以此爲務而日以委瑣之
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臣叨備近列實係朝廷休戚惟陛
下不以人廢言尋爲陝西宣撫副使歸判三班院而河北
告兵食闕又以況往視而邢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
以況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

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父喪免詔起復辭久之上使中貴人手勅趣況況不得已賤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暝矣因泣下數行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制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渭州遂白尙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況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

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況拊循教誨兒女子蓄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況以繼張詠而謂況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饑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至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尙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況始加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人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人況以爲厚歛疾廢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歸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倍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

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悟上上固恃況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況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尙有恨況得之晚者況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爲三司使時厭權貴干請然不峻拒每溫言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吾爲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然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名之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嘗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仲淹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

公卿而其位未副況得間輒爲上言之故仲淹等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況發凡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善任不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蹟無可託焉嘉祐三年十一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勅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況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況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況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卒年五十九妻富氏宰相弼之女弟也無子以弟之子爲主

後謚宣簡葬陽翟附父延昭墓在三封鄉西吳里王安石誌其墓從況弟洵請也蓋況自佐江寧以至守蜀所在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安石少與況弟遊為況所器者也況著述有奏議二十卷皇祐會計錄六卷儒林公議二卷金巖集兩卷知成都日刊石經公羊傳十二卷石經穀梁傳十二卷舊祀禹鄉賢祠

宋史本傳墓誌歸田錄乾德邵志

按宋史田況傳所載官階政績尙皆況未居父喪以前事於況晚來事一皆未及傳首云其先冀州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沒於契丹父延昭景德中脫身南歸此後未再著籍讀者幾疑況仍為信都人矣不知乃遠在石

數代前也疎畧殊甚乾隆邵志列為陽翟人所具官職著述謚號多足補宋史之闕蓋於況考之周矣然但約舉條目而於上疏文詞事蹟曲折皆不錄亦少潤色惟況墓誌出自王安石於況生世特為詳盡篇末追敘況父延昭贈太師有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云云宜其世居開封矣而以其兩世皆葬陽翟蓋陽翟亦其家所居也墓志容未暇詳以古今人情例之延昭歸自契丹天子褒用無家可歸自必即居京師及生有八男家門驟盛後來食指日繁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又當出隸外縣別置田宅庶足以

長子孫爾時陽翟號爲樂土去京未遠或擇而處之亦其情也墓志況無子而宋史田晝傳云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以晝系於況顯徵其任官卽以況得也則其所居可推矣晝在戊己四先生之列皆陽翟之人並生於戊戌己亥年者故齊名焉況墓志自太師占籍開封況父也而晝生陽翟必當況世已居陽翟也使晝非生於陽翟何至與陽翟人並稱使非當況已居陽翟何以書卽爲陽翟人此因晝知況也而墓志不言者凡新居者猶書舊籍亦常例也而禹州舊志之收況自有其所考見者今參之情勢諒其不

誤可無爭塚之嫌也且況久入禹鄉賢祠則當日之止言必已審矣況事亦畧見歸田錄今並采四書以爲一傳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慷慨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厲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過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與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既而以病歸陽翟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定不言可以絕矣浩得

罪書迎諸塗浩出涕書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
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
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
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
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
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宋史本傳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爲
古文章初舉進士得甲子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甫
舉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
丞知絳州翼城縣主簿杜衍辟爲兵興軍司錄凡吏職織

未皆倚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
事屬甫衍與讌語甫必引經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
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徙知永昌
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蜀用鐵錢民困轉貿重
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爲造交子多犯法
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私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
錢可禁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弊廢大利後卒不能廢杜
衍爲樞密副使薦於朝授秘閣校理是歲詔三館臣僚言
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
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政有正言時河北降赤雪河東

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雪者赤膏也人君紆緩之應紆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晏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膏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四夷也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爲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於晉及卽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紆緩之失莫若

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時契丹西夏稍強後宮張修媛寵幸大臣專政甫以此諫焉又言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爾貴賤有等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夏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曰備兵以來國用空耗今若

與之約和則邊兵可減科歛可省其爲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諭西人使臣中國今和議旣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地之請朝廷已贈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其爲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往往復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威一旦因議和弛備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其爲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唃廝囉等族不附慮爲後患也今中國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勢自茲爲始其爲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紀綱弛而不葺

及西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以救前弊今見戎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救矣其爲害四也凡利害之機願陛下熟圖之又言張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乞歲賣青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贈歲給之數臣以爲西鹽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萬餘緡況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契丹物數相當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況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已迫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杜其意也蓋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而出產無窮旣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慮

隄防矣張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來收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用汲汲與和曲徇其情乎時陝西經畧招討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還朝甫建議請詔琦等條四路將官能否爲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於渭州總管尹洙以滬違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爲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衍屢薦甫洙與甫素善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甫嘗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學無術不可用帝難之

由是求補外不許其後奏丁度因對求進用帝曰度未嘗請也度乞與甫辯且指甫爲宰相杜衍門人乃以右司諫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甫曰范公貴臣也吾屬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仲淹遇甫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甫遇仲淹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河南轉運使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甫安撫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爲守

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甫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
 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
 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人民樂否以為升黜官
 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自河南召為度支副使
 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南都轉運使留侍
 讀二年正月卒年六十贈諫議大夫甫博學強記尤善言
 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
 如親身歷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為終歲讀
 史不如一日聞甫論也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未及成卒詔
 取其書藏祕府甫此書甚自重情嘗別緘其藁於笥盥手

然後啟一日出而家失火弟子負其笥避池中島上甫還
 及問曰唐書在乎餘無所問又有文集七卷善接士務揚
 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居平恂
 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錢穀刀筆非所職然處
 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情素羸淡然寡所好欲嘗
 有客送一硯值錢三十千甫曰硯有何異如此之貴客曰
 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甫曰一日呵得一石水
 纔值三錢得此何用遂不受

宋史本傳歐陽修
 作墓志朱子語錄

燕肅字穆之陽翟人

其先本燕薊人也後徙居曹南祖葬
 於陽翟遂為陽翟人本官和書畫諸

宋史本傳作青州
 益都人徙家曹州

少孤貧游學舉進士補鳳翔府觀察推

官寇準知府事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爲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城縣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準方知河南奏留之遷中侍御史指點廣南西路刑獄遷侍御史徙廣南東路還爲丁謂所惡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鬪肅下令獨罪先毆者於是鬪者爲息直昭文館爲定王府記室參軍判尙書刑部建言京師大辟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上請多爲法司所駁乃得不應奏之罪願如京師死許覆奏遂詔疑獄及情可憫者上請語在刑法志其後大辟上請者多得貸議自肅始擢龍圖閣待制權知審刑院知梓州還同糾察在京刑獄再判刑部累遷左諫議大夫知亳州徙青州屬歲歉命兼京東安撫使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復知審刑肅言舊太常鍾磬皆設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乃詔與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卽剡滌考擊合以律準試於後苑聲皆協又詔與章得象馮元詳刻漏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潁州徙知鄆州官至尙書禮部侍郎致仕康定元年卒贈太尉子孫旣顯贈太師天下止稱燕公肅喜爲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卷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竹王安石於人慎許可獨題肅畫

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竹王安石於人慎許可獨題肅畫

蕭湘山水圖云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
 讞死誤當赦全括至今何可數燕王蓋元儼也為元儼密
 屬不肯下之有以見肅之操守至其抗章論天下疑案奏
 讞全活何啻億萬計故安石又云仁人義士埋黃土只有
 粉墨歸囊楮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欵器以獻又上薄
 花漏法詔司天臺考於鐘鼓樓下不與崇天厯合然肅所
 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在
 明州為海潮圖著海潮論畫與所藏古筆僅百卷皆取入
 禁中故人間所傳圖軸稀矣子度孫瑛宋史本傳宣和畫譜圖畫見聞志
 度字唐卿登進士第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饑盜發度勸邑

豪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盜善狀日聞通判
 永興軍三司使王堯叵舉為戶部判官以伐閩淺始命權
 發遣遂為故事出知滑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霖
 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為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
 悉以所儲芟樾禦之埽賴以不潰復為戶部判官歲稔補
 甲午益州言歲在甲午蜀再亂今又值之民為成感乃命
 度出使備不虞還奏無足慮惟河北轉運副使六塔河決
 坐貶秩知蔡州徙福州

遂加長為益州人為戶部判官

度言川陝不權酒河北不禁鹽此祖宗順民俗不易之制也權之非是會張方平亦論之議遂寢

宋史下同

瑛字仁叔以蔭爲瑕邱尉縣人習爲盜瑛榜諭曰今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爲人所不肯爲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以是待汝盜感悟爲稍弭累遷太府丞開封少尹歷廣東轉運判官進副使加直祕閣時方尙老氏教瑛言守臣任滿考課乞以興崇教法拯葺道宮爲善最從之連進直龍圖閣時瑛在嶺嶠七年招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呂之爲香燕遂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拜戶部侍郎徽宗賜書仁人

義士之家以表之蓋取王安石頌其大父肅詩語也轉開封尹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且將大用後以御史言瑛不能撥煩戢奸吏致賊殺不辜罷爲龍圖閣直學士未數月爲戶部尙書靖康初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金兵入寇三城當兵衝瑛至未及備而兵騎大集乘銳攻城瑛不能禦將出奔爲亂兵所害年五十建炎初賜端明殿學士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父坦治春秋三家學淳化三年賜本科及第官至國子博士戡天禧中禮部第進士第一補涇州觀察推官再遷祕書丞通判許州曹利用貶戡以利用壻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他人

禹縣志卷之十九 職官一
之門以誣讐者獄已具戡獨辯之正其罪以尚書屯田員
外郎知歸州召爲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寶元初忻州地
震壞城郭廬舍死傷甚衆命戡安撫頗以便宜從事改起
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司戶
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未幾知渭州陝西
有保毅軍人苦其役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不黥而有籍
所以佐邊鄙也已隸保捷而保毅籍如故州縣以供力役
率困憊至破析財產售田者猶數戶出一夫民不勝苦因
詔私役保毅者以計備律坐之進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
徙瀛州四遷給事中契丹使過稱疾求著帽見戡使謂曰

有疾可毋相見見當如禮使者語屈冠而見人言歲在甲
午蜀且有變孟知祥之割據李順之起而爲盜皆此時也
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遷端明殿學士召見慰遣至彭州
民妄言有兵變捕斬之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戡獨
完城浚池自固不以爲嫌也召拜參知政事奏禁蜀人妖
言誣民者避宰相文彥博親改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皆論之戡亦請罷除吏部侍郎
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尋拜宣徽
南院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英宗卽位以安武軍
節度使留再任秘覃思蕃官例不序遷至自用戡奏始皆

得遷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見選補爲蕃官延州
夾河爲兩城雉堞頗卑小敵登九州臺則下瞰城中戡調
兵夫大增築之橫山酋豪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靈夏來
求兵爲援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
潰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宜乘此許之所謂以蠻夷攻蠻
夷中國之利也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報言者請選
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路勅戡具利害以聞戡以爲
四路距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使聽節制則不及事矣且
關中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之治平初命宦官王昭明
等領四路蕃部事戡曰蕃部所以亡去苦邊吏苛暴爲西

人誘畧爾今昭明等徒能呼招首領犒以牛酒恐未足以
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
兵兼沿邊巡檢使無復專蕃部事從其奏夏人遣使入貢
僭漢官移文于州稱其國中官曰樞密戡止令稱使副不
以官稱樞密曰領盧方許之戡告老章累上終弗聽遣使
以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
屯勁兵爲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贈太尉諡康穆戡
以在邊安重習事治不近名不爲言者所與宋史本傳
管景文陽翟人爲登封令爲政期月境內稱治吏畏威明
民安教令作聽訟之堂取惠所則者則者成也一

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之說名之曰盡心李廌為之記
 略曰民麗罪罟既陷刑辟桁楊犴狴之間徽墨筆楚之下
 彼不能盡心或作聰明以自私於己或不事事而仰成於
 吏自私於己徇其意之愛憎顧其身之利害所欲脫之則
 鑽毛出羽粉飾其詞所欲收之則洗垢求瘢傅置其儀仰
 成於吏者不知審克而信其舞文雖高下其手而有所不
 察不能平反而縱其鬻獄惟貨是求而有所不問以是而
 施刑於民俾罰之者自以為不冤奪之者沒齒而無怨何
 可得乎然則知一成而不可變而盡其心非忠厚不苟有
 古昔長民之風者疇肯如是然君子之盡心何獨刑罰而
 已哉盡心以奉上守靖共正直之操盡心以馭下成豈弟
 和平之俗盡心以治賦府廩充物無追胥之擾盡心以務
 農田野墾闢無愁歎之聲由是推而廣之至織至悉心之
 所知皆為盡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景文之意以為不惟
 其身後之為令者亦當然不惟為令者凡邑之有職事者
 亦當然不惟此邦當然凡有位於朝有職
 於邑百職事小有司者亦當然 濟南集

張克公字介仲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為監察御史遷殿

中侍御史論蔡京罪惡章十上徙為起居舍人踰月進中
 書舍人改為諫議大夫大觀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復
 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
 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
 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識法名
 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鬪士聚徒郡之惡不軌
 不忠凡數十事京始出居於杭轉克公兵部侍郎張商英
 與鄭居中不合擢為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
 其十罪商英罷相京復召用銜之徙吏部尚書欲中以銓
 綜稽違既又擿其知貢舉事徽宗以所取為得人

居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

宏簡錄並宋史蔡京傳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組之子以父恩補承信郎賜進士甲科幹當龍德宮靖康末扈從徽宗北狩既渡河十餘日徽宗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尙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中臂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爲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早相見也勛持御衣書等間道走行在建炎二年七月至南京以進高宗高宗泣示輔臣其後勛奉詔迎徽宗梓宮及顯仁韋本

中侍御史論蔡京罪惡章十上徙爲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爲諫議大夫大觀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復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徒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京始出居於杭轉克公兵部侍郎張商英與鄭居中不合擢爲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其十罪商英罷相京復召用銜之從吏部尙書欲中以佞綜稽違旣又擿其知貢舉事蔽賢以所取爲非人下向

居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

宏簡錄並宋史蔡京傳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組之子以父恩補承信郎賜進士甲科幹當龍德宮靖康末扈從徽宗北狩既渡河十餘日徽宗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尙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中臂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爲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早相見也勛持御衣書等間道走行在建炎二年七月至南京以進高宗高宗泣示輔臣其後勛奉詔赴徽宗梓宮及顯仁韋太

后以紹興十一年十月治行明年七月顯仁自東平登舟梓宮旣還后居慈寧宮勛力請祠居天台山繪圖作賦傳於家勛累官至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少保謚忠靖初勛父組工詞以紅窗迴得名當勛之北行也有人戲之曰單于若問君門第便道是紅窗迴的兒亦雅謔也勛所著有北狩見聞錄一卷迎鑿七賦一卷迎請太后回鑿圖一卷松隱集三十九卷子耜官工部後世居海鹽

宋孟通陽翟人以仁厚治武功號爲得體民樂其用修繕城郭官署學校不刑一人人趨事赴工惟恐有不悅也官

至諫議大夫

武功縣官師志

禹縣志

卷十九 列傳上

三

